

# 只为下一站高飞

■赵雁

家参加搭载实验。卫星返回地面时,只有3家细胞是活的,中国是其中之一。李莹辉带领的团队敬业精神和技术能力获得国外合作方的青睐和尊重。

由于空间实验机会难得,样品数量有限,实验费用高昂,开展地面模拟研究就成为航天医学研究的必备手段。为了尽快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李莹辉不再亦步亦趋,带领科技队伍从设计思路 and 理念上寻求突破。他们成功研制出空间细胞自动培养装置,从此,我国自主研发空间细胞学实验装备系统成功迈向了国际空间站平台。他们利用失重飞机抛物线飞行提供的短期失重、超重条件,研究重力变化对多种细胞的影响,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中国载人航天首飞成功后,李莹辉又生发了新思路。“我们不能在自己的航天器上搭载,在自己的技术体系里做实验研究?”她的想法得到了上级支持。他们在“神六”飞行任务中第一次实施航天医学实验项目,做出了国际上第一例原发性心肌细胞搭载,成功验证了药物对于心肌细胞的保护作用。研究室从最初的“无名小卒”开始名扬国外。

此时,李莹辉开始对未来航天细胞分子生物学研究体系有了更为长远的构想。“我们能不能加入国家队?”20多人的小团队,不论是在科研条件还是科研成果上都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存在巨大差距。他们研究航天生理学的一台重要设备“立位倾斜床”是1978年研制的主要科研设备还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水平。打造国家重点实验室,尽管面临巨大困难,还是被李莹辉郑重写进研究室五年发展规划中。

“前沿”是李莹辉做事的关键词。追赶前沿是行动上的严苛和高标准。每一次实验李莹辉都特别强调,一个实验研究得出的严谨数据和总结出的经验,如果历经时间淘汰,几十年后还能被引用,就是“金数据”。向实验要“金数据”成为她的动员令。

只要说到工作,说到实验,李莹辉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平日春风化雨、时常把微笑挂在脸上的她,也会拍桌子翻脸无情。科研人员凌树宽就领教过李莹辉发火。因为当时他在每天做的实验记录上只填写了“正常”二字。“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每天的细胞形态怎么样?指标记录了没有?李副总质问我指着显微镜道都能听见。”事后李莹辉说:“毕竟搭载上天资源有限,没有机会重来。最可怕的是千辛万苦过后,因为实验条件的一个小疏漏,导致整个结果不可信。我们输不起!”

加班加点在李莹辉这里从来不作

为评价勤奋工作的量尺,而是看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李莹辉的精神头儿让年轻人也自叹不如。李锐是她带出的学生,“导师晚上十一二点还在办公室和学生讨论问题很平常,凌晨三四点收到导师的回复邮件也不意外。”他说,“看到导师这样,我只有更努力。”虽然一天忙到晚,可是李莹辉对最新文献从不错过,机场、飞机上、车上、开会间隙,都被她有效利用。李锐佩服导师敏锐的“科研嗅觉”和“点石成金”的神奇能力。她总能从庞杂的线索中,理出头绪。让大家从重重迷雾中,拨云见日。她从来不怕挑战,口头总会抛出一句自信的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研究室成立十年时,他们的SCI文章从无到有,积累了几十篇,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奖。李莹辉开始动笔写国家重点实验室申请书。参加国家重点实验室评审的一位专家参观他们的科研条件时感叹道,“载人航天是高科技,你们用这样的条件支撑了这么重大的任务,很不容易。”2009年12月1日,航天医学基础与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式挂牌成立。此时距离李莹辉当初立下跨入国家队的五年规划,时间未满。

李莹辉将科研赋予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几乎所有的实验,李莹辉都要亲身尝试,她参加失重飞机训练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很多航天员。从2005年起,她累计飞了近500个抛物线。李莹辉第一次在国外坐失重飞机,身边的一个男性外国专家就晕倒了,飞机不得不提前返回。外方专家担心李莹辉吃不了苦,问她下午还不想飞。李莹辉想都没想,“机会难得,怎么不飞?”其实,李莹辉的心里也在打怵。和人们想象中太空失重的美妙浪漫不同,每次3个多小时的抛物线飞行,失重和超重交替进行,恶心、呕吐、眩晕是常有的事。“忽上忽下,非常痛苦,但我强忍着不能呕吐。如果表现不好,下一次可能就没机会飞了。毕竟我代表中国。”

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个“不听话”的人,总是想着自加难度系数,多种任务。坐失重飞机,为了防止出现眩晕呕吐,教练要求头部尽量不动,但她一定要转转头试试。做2g重力,要求不要动,她一定要做一套操。她把自己当成最佳的受试者,因为多一种体验就多一些感受,心中有数对研究非常重要。

李莹辉“贪心”,常说搞研究不但要吃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还要看向外面,搜索一切可能的线索。她爱用听起来轻松的“玩”来提及正在研究的项目,然而背后付出的心力脑力和体力,她不会说。李莹辉从不认为做科研就是苦行僧。李莹辉也浪漫,加班到深夜走到楼下透透气。

## 守望一棵柳

■韩钢

###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今年的秋天来得晚,几场秋雨后,营区的树还是郁郁葱葱的。只有老营房里落满枝叶的花园小径能看见些许秋雨来过的痕迹。因无人照料,园内的草木要比园外的粗犷许多,这个年代久远的“小花园”看上去有几分萧条。秋雨来过,沾满雨水的枝叶铺满了小径。每次路过这里,我总会进去走走,并非是因为多愁善感,而是去拜访一位特别的“老朋友”。

“老朋友”是一棵树,一棵比园内其他的树更加苍老的柳树。它的“皮肤”半敞开着,露出的树心包裹着半根不知来历的建筑桩基,这根桩基不知与它相伴了多少年月,已与这柳树融为一体。仔细看去,它那早已被虫蚁咬食一空的树心在风雨中“进化”成了上层树干的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惊闻胡可前辈去世,一时不愿相信。因为就在不久前,他还让人给我送来他的新书《老兵记忆》。因为给他比较近,我有机会在他离休后常能去看望他。他虽然患有老年性肺心病,每天需要吸氧,但有客人来,他取下输氧管并不妨碍自由交谈。胡可前辈的去世,不仅使我戏剧界又痛失一位巨擘,更使我永远失去了一位革命前辈,一位好领导、好导师。

认识胡可前辈是1983年在原总政文化部。那年我从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调到机关工作后,担任副部长的他成了我的直接上级,但很快他就调到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担任院长。胡可前辈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我多次听他讲起,早年他在晋察冀抗敌报社(原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前身)时的事。战争年代,他们社居无定所,一次“反扫荡”转移途中遭遇敌人,当时他们创作组就牺牲了三名同志。这些同志就牺牲在他身边,几十年中让他时时想起。战争年代,文艺工作发挥着特殊作用。胡可前辈常说,写剧、演剧主要是为了鼓舞士气、赢得战斗胜利。手中的笔就是枪,军队文艺工作者的这种定位永远不会过时。

胡可前辈在战争年代创作的《戎冠秀》《战斗里成长》《战线南移》,在和平建设时期创作的《槐树庄》这些戏剧经典,都是他在前线 and 农村深入生活所得。他是一个坚持原则、美学理想坚定的革命文艺家。他十分强调要遵循艺术规律。他领导全军戏剧工作时,一直反对用抹杀矛盾的方法去写作。许多人都还记得,新时期部队剧作家创作了一部大胆触及部队内部矛盾的话剧《宋指导员》的日记,曾招来一片批评责难声,胡可副部长看了给予充分肯定;还有一部被批评为“轻飘”的音乐剧《征婚启事》,他也给予了肯定。他是领导,更是部队戏剧家的知己。

胡可前辈去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当院长期间,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功不可没,那就是在军艺创办了文学系。1983年,原总政文化部领导刘白羽、李瑛把在文艺局工作的张澄寰、陆文虎和我叫到办公室。刘白羽部长说,现在部队文艺创作很活跃,但是很多作家缺少专业培训,要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在军艺办个文学系吧。当时有一些部队作家分别在鲁迅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作家班学习,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后来原总政领导同意了文化部的意见。随后胡可院长多次来文化部商量这个事情。胡院长很客观地讲了困难,一没有师资,二没有教学设施。但胡院长是位非常顾大局的领导,他亲力亲为,一个个房间落实,甚至给每个房间都配上一盏台灯(在当时连买个台灯的经费都很紧张)。为什么配套台灯呢,考虑到这些作家学员晚上要写作。军艺其他系,如舞蹈系都是些十来岁的娃娃学员,但文学系的这批作家学员年龄都较大,要给他们“吃点小灶”。很短时间内,从决定系主任人选,到从全军范围选拔第一批35名学员,包括课程设置、外请教师,反复讨论确定。

可以说没有胡院长力挺的话,这么多事很难在那么短时间里办成。后来,军艺文学系的成功无需多言,这其中也浸透了胡可院长的心血。

胡可前辈是我心目中一位纯粹的人。他永远是那样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宽容谦和。1993年冬,北京搞“小剧场展演”,我记得就在中戏的小剧场,异常火爆,我也连着看了多场。有一天散场时已经很晚了,我在8路公共汽车站土壤,填满了或是粗壮或是纤细的根。说它是一棵树其实也不太准确,谁也不知道上层的那些树干,哪些是它的本体,哪些又是它孕育出的新生。

我喜欢这棵柳树,起初并非因为它的坚强,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故乡,也生长着一棵与众不同的柳树。那棵柳挂满了人们红色的祝福物件,在隆冬时节也没有光秃的凄凉。早先,人们应该是信奉大自然的力量,认为这棵柳会庇佑他们。所以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在柳树附近劳作、安家、落户,柳树附近的这片土地,后来就建成了家乡早年的购物中心。渐渐地,这片土地也变得小有名气,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大柳树”。

我就是在大柳树下长大的孩子,年幼时,父母在柳树旁摆摊做小生意。那时,我常挂在外婆的背上,去寻找母亲吃奶。看见那棵柳树,我就知道离母亲不远了。后来,我长大了,柳树下小商铺贩卖的玩具和零食又成了我的最爱。小时候,我们家没有固定的住处,随父母漂泊,搬家成了家常便饭。每次离开那棵柳树,我总会默默想念。后来,我当了兵,去了更遥远的地方,那棵柳树就成为我心底无法化不开的乡愁。

营区小花园里的这棵柳树长得并不好看,可如果耐住性子,等风来时,它会与你诉说它与众不同的故事。听老班长说,他还是新兵的时候,那柳树还没有将桩基包裹,也不如今天这般葱郁。那时,没人相信它能活下来,也没人相信它还能如此生机勃勃。这正如,学生时代的我,同学们都不相信身材瘦弱的我会参军,就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会成长为一名军人。

每当我看到这棵坚强的柳树,总会想起故乡那棵护佑我长大的柳树。它给了我踏过泥泞的勇气,也是我心灵深处的依靠。或许在家人心中,我也已经成长为那棵守望他们的“柳”。

# 手中的笔就是枪

■范咏戈

等车,突然看到有位拄拐棍的老人,近看竟是胡可院长,原来他也出来看戏了。我很吃惊,问胡院长:“您怎么一个人坐公交车?天这么黑,滑了摔了怎么办?”他笑笑说,自己现在身体还可以。8路公共汽车到黄寺有四五站地,好在他和我们都住在黄寺大院,送他回家时我一再对他说,您以后千万别再一个人坐公交车了啊,太容易出危险。他离休后,按他的级别干休所是保证用车的,但是他经常不用。结果,他后来还是在乘公交车时摔了一跤。不管家里来什么客人,胡可前辈都要开门到楼道里迎,走的时候拄着拐棍送到电梯口。

还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十几年前,原解放军艺术学院举办批评家朱向前主编的《军旅文学五十年》研讨会。年纪最大的胡可老院长带着文章来参会。他发言时起立,竟一直站着读完发言稿。他身上那种老一辈文艺家的风范和作派让人感动。胡可前辈住的干休所房子面积不算大,地上铺的还是地板革,到处堆的都是书。一次去他家,见地上堆了不少纸箱子,我问胡院长,这纸箱子干什么用?他说:“我没事的时候收拾收拾衣服。我打听了,现在要是捐赠可以上门来拿。我要捐的衣服东西别人不一定知道。到这个年龄随时有一天就走了,我怕来不及。这些衣服捐给灾区、贫困地区,还是能发挥点儿作用的。”2004年,老伴儿、著名电影演员胡朋去世后,胡可前辈自费出纪念馆,自己包装、邮寄,从来不敢占公家的便宜。每次去他家里看望、拜访,我心中都会生出一份感动,越发觉得前辈的品格、艺德之可贵。

失去胡可前辈这样一位前辈,我深感悲痛。回顾与他交往的点滴细节,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幸存者”“战斗者”然后才是副作家、作家,这正是胡可前辈这一代革命文艺工作者用热血和生命坚守的身份。



骄阳(油画)

张 杰作

## 长征

第4710期



## 寒冬里的温暖

■徐凌峰

###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11月22日下午,北京西山某训练场,正在进行年度士官选取晋升军事体能考核。这天恰逢大风降温,恶劣的天气似乎有意考验着参考军人的意志。

保障四队参加考核的26名士官,是清一色的“汽车兵”,虽然工作在后勤战线,但他们平时的训练标准一点都不低。今年晋升名额比较紧张,大家都不想在这关键时刻掉链子。作为基层单位政委,我身着体能训练服来到考场,专门为我们队参加体能考核的26名士官加油打气!

郭志豪、刘景帅、付延宁都是二中队五分队的下士,平时他们一同刻苦训练,已准备了很长时间,也都憋足了劲儿,力争考出好成绩。在三千米跑考核中,郭志豪一马当先,始终跑在最前面,刘景帅、付延宁也努力向前,先后完成冲刺。